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十三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五十八

梁紀

太宗簡文皇帝

在位二年

壽四十九



諱綱武帝第三子也立為太子武帝崩侯景奉太子即位後為景所廢

大寶元年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

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齊郡王

○侯景納上女深陽公主甚愛之陳李古反丹陽邑深水所出○四月景請

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

上聞絲竹便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逮夜乃罷時

江南連年旱蝗蝗胡光反出蟲名說文多也江楊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

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吳二險反說所在皆死者

蔽野富室無食皆為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

聽終景性殘酷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

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魚切

蛟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湘東王繹以天子

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

舉討侯景移檄遠近○五月東魏進齊王洋位相國摠百揆

揆求矣反度也揆度百事備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五曰

也相侍中張亮等見孝靜帝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

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歛容曰此事推挹已

久退乙及反謹當遜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

書贊曰蔚宗字蔚宗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水作

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

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

嬪以下別嬪皮實反嬪御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

愛玉躋俱尊黃髮期帝出雲龍門遣太尉彭城王勰等奉璽

綬禪位于齊戊午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太赦改元天保自

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已未封東魏王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齊主初立高洋襲其父歡位封齊王東魏武定九年受孝靜帝禪國

顯祖文宣皇帝勸精為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

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九月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加殊

禮○初魏敬宗以尔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為之其後功參佐命

望實俱重者亦在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

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信本名如頭姓劉氏魏初有四十六郡其先伏留屯者為部落大人至軍者為領人酋長生南陽公趙貴常

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

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摠

百揆督內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崔休燕反

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

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者其眾寡為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音

出諸公之下云○齊主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

○二年二月魏文帝殂太子欽立○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

國建梁臺摠百揆承制○四月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立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湘東王繹改為東擊侯景戊午僧辯等師至巴陵繹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疫營隻反民皆疾也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等引兵會僧辯景使下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

繼進於是綠江成邏邏郎也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僧

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壬戌景眾濟江百道攻城

城中鼓譟矢石兩下景士卒死者甚眾乃退僧辯遣輕兵出

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

吹巡城吹尺為反音律景望之服其膽勇。五月侯景晝夜攻

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武猛將軍

胡僧祐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

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

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堵以待之隋秦昔反地名僧祐擊擒約送江陵

景聞之焚營宵遁丁和宋子仙兵敗皆為僧辯所殺。七月

侯景還至建康初侯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

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

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

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逼帝禪位于豫章王棟景遣衛尉

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棟即帝位

大赦改元天正。九月王偉與左衛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

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太宗笑曰

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雋等齎曲

項琵琶 颯頻脂反琵琶浦巴反釋文琵琶樂器胡中與太宗極飲

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

偉乃出雋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王僧辯等聞太宗殂

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十一月加侯景九錫漢國

置丞相已下官於是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

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

封棟為淮陰王景之初作相也以西州為府文武無尊卑皆

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皆怨望景好獨乘

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輒出景鬱鬱不樂曰吾

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十二月齊主鳩中山王殺之并其

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

世祖孝元皇帝 在位三年 壽四十七

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為荊州刺史侯

景簡基城乃起兵討景尋即皇帝位

承聖元年正月齊主伐庫莫奚大破之俘獲四千人雜畜十餘萬齊主連年出塞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唐色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畚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烏含反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謀誤帝嘗曰唐色疆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群臣莫及○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柔然即蠕國別自號伊利可汗○何干反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設○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

景二月諸軍發尋陽陳霸先帥甲騎十萬舟艦二千自南江

出溢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灣烏闕反水曲曰灣地名築壇歃血共讀盟文

流涕慷慨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

東王縵王僧辯之罪眾咸笑之侯子璽屯姑孰以拒西師景

遣兵助之三月僧辯至姑孰子璽帥步騎萬餘人渡洲於岸

挑戰又以鴈舫千艘載戰士鴈止遙反又涉交反舫力鳥反小舟也僧辯麾細船

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璽之眾謂水軍欲退爭出趨

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璽大敗士卒赴水

死者數千人子璽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景聞子璽敗

大懼泣下覆面庚辰僧辯督諸軍乘朝入淮丁亥進軍招提

寺北侯景率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

先曰我眾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

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少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

以鐵騎乘之僧辯繼進景兵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

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貢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與百餘騎東走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子曰辨

而哭也謂也已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主荅曰淮

海長鯨鯨海中大魚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

爾乃議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

福未審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

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

臣使為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主棟及二弟相扶出於

密室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因留建

業啓霸先鎮京口論僧辯等為蕭繹之用一胡曰蕭繹以帝子介弟

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辯諸人為之用何也景既自立衆心

憤然而叛後魏諸帥皆以奔敗眾若未亡次立在繹而僧辯又

其司馬也使僧辯早有卓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計畢力自

動牙過卒及出江南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既有律僧辯諸人固

可概而下也霸先智不及此殆死發之者欤以湯武之聖尚須同

德十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張賓符堅猶有王猛

九廢而藏其半則其思慮遺網多矣 ○侯瑱瑱吐追及景於

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兵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景單舸走我反大船也方言

武庫○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

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監鐵之政外通商賈遠

方之利故能植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

城湘東主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

柱繞節生花紀以為獲瑞四月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

照為皇太子○五月齊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

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疎

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皆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

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猶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

擢門閥不遺

反閥閥

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論停年之法非是

停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孝文時已任典選而不建
言者知孝文不可欺也高洋暴酷然臨事明斷辛術得以通變者
值高洋可行也夫停年之法國家因亡所係以高澄○齊政煩賦
高洋尚知其弊而改更之况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

齊通好皆不許○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世祖

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

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陵西拒硤口

嶺南復為蕭勃所據時勃為廣州刺史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

籍者不盈三萬而已○二年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

霸先代鎮揚州○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武陵王紀引

兵由外水東下使永豐侯撫守成都為反上聞之執侯景之

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

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為景所破

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

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

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

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

遣迥督原珍等六軍自散關伐蜀○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

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譙淹還軍救蜀魏尉遲迥克涪音

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撫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

史景欣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至巴東知侯景

已平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

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太子圓照固言不可紀從之己丑

紀至西陵軍執甚盛舟艦駁川反蔽也護軍陸法和築二城

於硤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六月以上以謝朓仁為步兵

校尉配兵使助法和武陵王紀遣將侯歡擊壘與法和相拒

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既而頓兵日久

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求
和請依前旨還蜀上不許七月謝朶仁任約進攻侯歆破之
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擊
將軍樊猛追擊斬之○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旬永豐侯馮襲
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迴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
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馮帥文武詣軍門降迴
以禮接之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
私焉魏以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下詔將還建康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
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
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士
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
何眾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袒徒早反偏脫左袒者過
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

通鑑卷五十一

一五十七

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
陛下屈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以建康彫殘江
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之議○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
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上使侍中楊琛使於魏太師泰陰
有圖江陵之志梁王彥聞之繼與益重其貢獻○三年正月
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泰謀泄泰廢魏主置之
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文帝第四子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
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三月魏侍中宇文弼
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
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
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
取之策泰徼入朝問以經畧復令還鎮密為之備○齊中書
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

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一什罪當誅尚書左丞盧裴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爲刺客所殺帝怒於是裴庶及尚書郎中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裴庶死於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散騎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魏虜侵蹙反迫也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帝好玄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万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當如何謹曰耀兵漢西西充反應劭曰沔水出武都東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屈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陴堞亦反

堞從協反城上女垣也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

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屈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侍郎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贊帥衆會之帝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帝聞而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爲荊州刺史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十一月癸未魏軍濟漢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丁亥魏兵至柵下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

州刺史使引兵入援。庚子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群下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杏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楯，食尹反，所以扞身蔽目。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將獎勵將士，明行賞罰，眾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中，竹中反。內外大慄。魏悉眾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為太子王褒謝杏仁、朱買臣退保金城。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帝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降。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遣強壯胡人手扼其背，應於革反，持也。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譽，譽，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子。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幔，莫半反。其為子附于魏。十二日丙辰，于謹逼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自由，僧辯亦不由我。」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辛未，帝為魏人所殺。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悟，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諂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立梁王譽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是為後梁。

敬皇帝 在位二年 壽十六

諱方智，字惠相，武帝第九子也。封晉安王。元帝為魏人所害，王僧辯陳霸先奉帝為梁王，承制于建鄴。

紹泰元年正月，梁王譽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立子巋為皇太子。巋，通區，音年反。又苦勅反。

上魏賞罰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正朔，始也。正，本音政。秦始，皇諱改從平聲。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即梁王位。時年

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主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藐未甚負荷貞陽侯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為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貞陽侯淵明也說文觸艦也亦為僧辯書求迎五月僧辯遣使奉告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癸卯淵明入建康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八月齊主如晉陽還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一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謂僧徒也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无道士。初王僧辯為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乃率兵襲僧辯執而縊殺之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是歲魏宇文泰調淮安王育上

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

王之列爵莫貴於公公漢封為王非也曹魏後魏皆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固以王為卑虛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為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放古制定六官故自上下降焉此則周稱天王之本矣夫宇文德雖不足而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若尊堯舜文武仲臣之法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號矣無无夸天之失而推臣之圖殊礼希九錫封若于郡開國置官以為借逼之勢者當亦少損矣 ○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

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太平元年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論周禮不可不信也胡曰禮先王之法而況其近未免於有過况出入之者乎周公位冢宰為太師孟周公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具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獎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六卿皆統於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沒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子因須命之文謂軍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所傳據且三公之責雖均而地官以下冢宰必不若見班也今宇文氏之制有不當設而設者有不當而而者其外駟其眾皆如子俊私意為之所請信書不如无書者皇王大統既已詳辨世不復云 三月詔雜用古今錢。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等與

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遣沈泰

侯安都禦之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倪五方反倪塘游騎

至臺建康震駭帝摠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募蔽六月齊兵

潛出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

要齊軍至玄武湖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

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相皆爛懸萬

以饗百司而臺中及湖溝北路燥梁軍毋得奮易

少靈將戰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

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

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

都乃免霸先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卒縱兵大戰安

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

死者不可勝計謀文九反踐也生擒徐嗣徽追奔至于

臨沂沂州之邑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

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窟鼠至江者縛荻筏賦享歷反

以荻葦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駭羽水弥岸。齊顯祖之

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

御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

決懷抱每臨行陳直胡岡反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

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或身自歌弄盡日通

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骸塗薄粉黛書自有也

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群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揚

愔音指愔音指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

下愔風表墜裁為朝野所重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餐之惠

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典選二

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已任性復強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

○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病召中山公護謂曰吾諸子皆

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反方言

勉乙亥卒於雲陽。泰能駕御英豪，得其方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覓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護綱紀，內外抚循，文武人心遂安。十月，齊王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丁口減於曠日，守令倍於昔時，且要荒向化，舊多浮偽，百室之邑，遽立州民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循名責實，事歸焉有。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十二月，魏以歧陽之地，魏魏移反本元魏秦半封世子覓為周公。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使太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綬，恭帝出居大司馬府。魏祚終凡十八年詔徵王琳為司空，琳辭不至。

考異曰：簡文大寶元年，侯子鑿克廣陵城中，无少長皆殺之。大清紀曰：城中數百人，典畧曰：死者八千人。今從南史。元帝承聖元年三月，侯子鑿以鴈舫千艘載戰士，典畧作鳥鵲舫千艘。今從梁書。敬帝承泰元年正月，梁王詔即位。周書：詔傳詔在位八載。保定二年，魏立乙亥年，乃即位。改元也。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入法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九

陳紀

高祖武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五十七



諱霸先字興國姓陳氏吳興人梁太平二年進封陳

王尋受梁禪建元永定國號陳

永定元年正月周公即天王位

字文恭事魏為大冢宰其子齊襲位封為周公尋建國為周始

見於此是為

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

上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太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太

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周王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

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遠祖廟也鑄四柱錢一

當二十復改四柱錢一當十復閉細錢○五月王琳既不就

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

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安都大敗為王琳所擒○八月進承

相霸先為相國總百揆揆求癸反揆度百事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

司○周孝閔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謀執誅之護廢王

為略陽公月餘弑之迎立歧州刺史寧都公毓即天王位聘

帝之弟也是為世宗明皇帝

○十月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

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以給事黃門

侍郎蔡景歷為祕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中

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

已○置刪定郎治律令○二年四月齊主以旱祈雨於西門

豹祠不應毀之并掘其冢掘其月反掘也○五月上幸大莊嚴寺捨

身羣臣表請還宮○三年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

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摠之初改都督州軍事為總管論兵

可以假人胡曰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

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為儲副其嗣位何

疑而成主將謂命召畢相之召公澤仲相南宮毛爰齊侯呂及以

二千戈虎賁百八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居爰為天下主

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下

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

然則人主可失此權乎蓋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其弑父與君

不肖不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難是幸。太阿授人前，其柄後其刃，則柄在彼，刃在彼，我難乎其免矣。宇文做周，建六官，于文獲歸政，德德軍旅，是又兼司馬之任，又何。○四月，周命有司更定新曆。○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

上一步反廣 ○六月，周以霖霖雨，詔羣臣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上言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期既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執之家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眾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碁劫源之反劫居法反其者博弈也劫者謂其皆爭行前後若一劫不當則成彼利矣 爭行先後若

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周處士韋夔，夔林正反又羅縣反 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驃騎大將軍寇雋少有學行，家人常賣物多得，縮五疋雋於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虧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

謁世宗，虛心欲見之，雋不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詔臨川王禧，禧倉倉反 於南皖口置城，皖管反，皖江皖縣之口 使東徐州刺史錢道戢守之。丁酉，上不豫。丙午，殂。

上臨戎制勝，夾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殺核充事而已。蚌步項反，蚌蚌蛤也 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皇子昌在長安，昌沒於周 內無嬪嗣，外有疆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无重臣。

昌沒於周，內無嬪嗣，外有疆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无重臣。

昌沒於周，內無嬪嗣，外有疆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无重臣。

昌沒於周，內無嬪嗣，外有疆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无重臣。

昌沒於周，內無嬪嗣，外有疆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无重臣。

昌沒於周，內無嬪嗣，外有疆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无重臣。

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在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
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祕不發喪急召臨川王禧於南皖王至
建康皇后下令以禧纂承大統是日即皇帝位八月周御正
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公華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
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周王始稱皇帝
改元武成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
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
不許至是周人以憲為益州總管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
政術蜀人悅之九月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
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
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楊愔
等皆受遺詔輔政十月殂太子殷即位詔諸士木金鐵雜物
一切停罷王琳聞高祖殂十一月琳進寇大雷因引兵東下

世祖文皇帝 在位七年 壽四十五

諱禧字子華武帝兄昭烈王之長子也封臨川王承

定三年六月武帝殂太后以遺詔令王繼統

天嘉元年二月王琳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
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淖湖之眾舳舻相
次而下船音軸船音盧船後軍執甚盛瑱令軍中晨炊蓐食
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建康
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
船船音曰并反說皆反燒其船瑱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蒙衝並平
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琳
走至淝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
齊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
而不果及太子即位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
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演乃

長廣王湛同謀共執楊愔斬之以趙彥深代愔總機務陽
休之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齊主
乃以演為大丞相湛為太傅。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

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實毒於糖餽而進之。糖餽而進之糖餽都反亦作餽餽也帝頗覺之與子大漸口受遺詔五百餘

言且曰朕子年幼不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
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為世宗

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終
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公即皇帝位

世宗之弟是為高祖武帝齊王晞趙彥深等並勸進常山王演演遂言於
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

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
啓去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

從之八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吊
山王演入纂大統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帝諱演文宣之弟

程大赦改元皇建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
士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

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俟少隙即徑進也因救與
楊休之崔劼等三人。八每日常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

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
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雋父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

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賜給御食。日加申時畢景聽
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

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澤在外議論得
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

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万
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由

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姑之子令序家人禮

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痛口恰反，指也。瓜按曰：指。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齊主徵盧叔虎為中庶子，帝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疆彼弱，我富彼貧，其執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用疆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咸

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

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䟽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

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齊

主自將擊庫莫奚，至天池，庫莫奚出長城北道。十二月，齊主

還晉陽，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不府九反與否？晞曰：

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眾弃之，殿庭非

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為王改之。帝欲以晞為侍郎，

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

志少時，鮮不顛覆。且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

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二年正月，周王享太廟，

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七月，周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五

與五銖並行。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肋，盧

也。詔以嗣子冲眇，可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是日殂於晉

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世祖即皇帝位，改元太寧。薛

世宗宗弟也見為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

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太子中庶子虞荔計反御

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酤之科詔從

之權音角水上橫一木以渡喻禁民酤也 二年詔徵留異為南

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雖外示臣節拍懷兩端詔遣侯安都

討之上以開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

爵命宗正編入屬籍編音珠玉反附也籍音素昔反而宗籍 寶應以留異

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

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亡語以亂

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蒯音高帝時人 說韓

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蹶音居月反又音蹶也 可謂智士

寄曰通一說殺二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彪音補 王命識所歸

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

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

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

民間私用鵝錢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

安於儉素不好酒色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疆漏隘

編俾緬反隘烏 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四年四月周主將視卒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謹上表

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大文孝謹入門帝迎拜於

門屏之間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楹音格也 南向太師

護升階設几謹升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巨盧瑒升階正寫

寫思積 帝升階立於斧袞之前西面保隱豈反說文戶 有司進

饌帝跪設醬豆饌音離亦反具食也或依 親為之袒割謹食畢帝

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

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

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

功必賞。具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三思暫反參之也。九慮而行勿使。

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帝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論養老乞言。致治要道。一胡曰。養老乞言。其志守堅。定血氣尚衰。亦不歲於利。欲矣。故王昔將求多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大臣。左右為未足也。而又養老。以求之。然三代而後。察察千五百年。行饋餉之禮者。不越數君。而有如于謹者。抑又甚少。此非有率制。違非難行之事也。且希闊如此。其好各慕古。以聲一時。觀聽而為之。則未有真得。養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遂不可行於世耶。類其。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

駢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上甚惡之。數遣臺使案問。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安都自京口還。建康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於坐收安都。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賜死。初高祖在京。只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

而推心過差。侯即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雅曰。佻。偷也。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晷。先

列反。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世掌外騎兵。馮子琮。藏胡長。黎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雅曰。追。及也。世祖即位。壁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司空斛律

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開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五年二月初。齊顯祖命羣官刊定魏麟趾格。為齊律。久而不成。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

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輟之。輟，胡貫反。次梟首，次斬，次絞。

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

四十。五曰杖，自二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閹癡

閹，衣檢反。閹也。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二月辛酉，班行

之。因大赦。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

故齊人多曉法。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調，徒弟反。二十充

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

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

匹，綿八兩，墾租二石。墾，口很也。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之半。牛調

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周初令百官執笏。六年四月，以安城王頊為司空。頊以帝

弟之重，執傾朝野。直兵鮑叔散恃頊，執為不法。御史中丞徐

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上見陵章服嚴肅，為

歛容正坐。陵進讀奏板，時頊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汗流失色。陵

七十五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上為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孝多技藝，而踈率无行。顯祖雖憎其

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即位，擢拜中書侍郎。

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无比。宮

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容問計。珽曰：宜說主上

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

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

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

星。彗，雖遂反。又，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

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

天道。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

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世祖之子，大赦改元。天統於是。羣公上

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祖珽拜秘書監，加儀

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天康元年四月，上不豫。臺閣

眾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奐
仲奉與司空尚書令楊州刺史安成王頊吏部尚書袁樞入
侍醫藥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太
伯之事項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
時文理反鼎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
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維此
嫡除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
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
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
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

竇與女面辨豈益廷爭

西盈一

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

此豈立旨

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无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

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

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

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王失位而不能死斯

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論孔奐等宜請立長君胡曰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也
之為請耳故受遺輔幼能勝者鮮矣使使世祖用毅不使蔡景歷
猶未可知孔奐豈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頊及到仲奉孔奐之時
宜何以對曰事君有紀无隱平居小事猶不可不盡况授受之際
存云所係而敢獻詭隨之論乎則當對之曰太子柔弱慈情所悉
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不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
如此世祖必疑而後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殷則晉如詔旨所云對
諸君以大國而廢弒之禍自矣方兵時頃得政已以權執隆重如
實嬰愛益之爭抵為空言如荀息肥義之志死亦
不補故權其重輕不失於義請立安成王其可也

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闥取外事分判者

前後相續敕傳更載於殿中者必以板載於階石之上令鎗然

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寤見太子即位大赦以安成王頊為司

徒徐陵為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不選授多濫乃為書示眾

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大尉接荆州之禍敗故使官方

窮此紛雜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侍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是歲齊賜侍中中書監元文遙姓高氏頃之遷尚書左僕射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廝相支反析薪由養馬者或作廝是士流耻為之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武門令趙郡王歡宣言唱名厚加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自此始

臨海王文曰廢帝

在位二年

壽十九

諱伯宗字奉業文帝長子也天康元年四月即位後為安成王頃廢之

光大元年國政盡歸於安成王頃。閏六月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金長子光為大將軍次子羨羨似面反又延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封侯顯

貴者其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公主事齊二世貴寵無

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重每朝見胡旬反朝觀君見朝馳遙反見調自下而見上也

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光

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為

諸貴所嫉無寵為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

女寵也。二年三月周燕文公小謹卒謹勲高位重而事上

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

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訓諸

子務存靜退而子孫蕃衍率皆顯達。十一月安成王頃廢

帝為臨海王。齊上皇殂世祖驕奢淫佚役繁賦重吏民苦

之至是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鄴下晉陽中山宮人官足

老病者悉簡放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

考異曰高祖永定元年二月蕭政勃之從子陳書南史周文

育傳皆作子今從梁書帝紀十月侯安都等大敗典略云

乙亥安都敗陳書云是月敗績按高祖以乙亥受禪安都聞
之而嘆豈同日乎今從陳書世祖天嘉三年閏二月改鑄
五銖錢隋志在天嘉五年今從陳帝紀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九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六十

陳紀

高宗宣皇帝 在位十四年 壽五十三

諱頊字昭世昭列王第二子也封安成王受遺詔輔

政光大二年十一月發心帝而自立

大建元年正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二年正月齊改元武平。三年周楊素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九月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出揔軍旅入參幃幄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齊勳貴之家無能及者。四年二月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揔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閔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宇文神舉王軌宇文孝伯謀之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入禮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懈古隘反說文怠也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執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世惡之遙見輒罵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饋求位反通作餽餉式亮反通作餽不貪其權

執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

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全未定終不入幕或

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介居拜反錯也曹直祐反與整也常為士卒先士卒

有罪唯大杖撻背撻直瓜反捶也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

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燾為謠言

曰謠余招反尔推徒歌謂之謠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明月字今人傳之於鄴

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古老

毋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解之曰百升

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古老母似謂女侍中陸

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女為皇后男尚公主

謠言甚可畏也帝信之執光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

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珽

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委任之重羣臣莫比○五年齊主

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

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

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三月周太子於岐州岐州扶風郡元魏

置岐州後周因之獲二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帝謀伐齊

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

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

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

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忠曰臣同徐僕射陵

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忠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

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總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

都督黃法甌出歷陽歷陽俱反四月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

司王紘曰紘平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

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

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

遣軍救歷陽黃法甌擊破之又遣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

趙老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保追反遂至於

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御示之文宗曰

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餽餽

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万人風俗

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

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

於琳更遣餘人制肘制肘復成速禍弥不可為彥深歎

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時事至此安可尺言因相顧流

涕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

雲祭非直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疆知星宿遂不祭師

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

隊也頭師古音遂號倉頭犀角大力其鋒其銳又有西域胡善

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

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閔羽矣因自酌酒以飲

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發弓未

發摩訶擲銑鏡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

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

洪略戰死尉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

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

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

○七月周太子贊贊倫倫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隋公堅之女也

太子好昵近小人也左宮正字文孝伯言於周主曰

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

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至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

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載鞭直鞭直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

食骨留咽中為鞭直鞭直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

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
運為右宮正帝嘗問萬年縣丞樂運曰卿言太子如子何人對曰
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
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
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
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
六七齊行臺右僕射景和等救壽陽怯懦不敢前屯於淮
口救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眾數十万至壽陽三十里頓軍不
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
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挫祖也吾知其不敢戰明矣
乃躬擐甲胄擐胡貫也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
盧潛等送建康景和北道尽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
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数皆能識其姓名刑罰

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

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歎歎歎居

依反又諱既不能仰視爭為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

變遣使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田夫野老知與

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穆姓也提婆名也本不韓長鸞

聞壽陽陷搢笏不輟曰魏色角反通作稍本是彼物從其取

去齊王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

猶可作一龜茲國龜音丘茲更可伶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

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齊王以皮

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詔以壽陽復為豫州以黃

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豫州刺史遣謁者肅渾胤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女十二

十方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祭之上置

酒卒杯屬徐陵曰賞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十一月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座辨三教先

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六年五月周葬文宣皇后於

水固陵周主既行至陵所既先典反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

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既舍回反或吉廬之禮魁傷反

編章率遵前典以由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

請依權制帝不許卒中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齊

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周禁佛道二教

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

者盡除之○六月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

七年齊王承世祖奢泰之餘競為新巧窮極壯麗寵任陸令

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女媖諂蠹政

害民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侍加

戍卒繼陳如反齊人聞之亦增修守御往國于冀諫曰疆

場疆居良反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

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間居竟反乘出其不意一舉可

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

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

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三餘燼

猶能一舉平之今大軍若出軹關軹音紙關名也方軌而進兼

與陳氏共為掎角掎音居角反執其足也并令廣

州義旅出自三鷄又募山南驍銳公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

稽胡音奚反狄種名一曰涉落種蓋匈奴別種絕其并晉之路凡

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

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

向摧殄殄徒典反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

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執三鷄以北萬春以南廣事

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

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

○

去遠還復出師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其二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蓄銳養威觀豐而動禮許真反鑄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委相竒偉畿伯下大夫來和

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主憲言於帝曰普木如堅普六茹三字姓堅其

氏魏恭帝時賜今姓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說對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

若為將領陳無不破。○八年六月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

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國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

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即如卿世之六十一京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褒世有

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卿上泰之子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

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為詹事總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齊音弟按漢外戚傳太子有太子亟徵

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

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勅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

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因內宴上

壽持帝須曰持即話反贊也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

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

世之六十一
六

言公為誑矣古况也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

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尔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

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

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

暹懼深自晦匿帝深以執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

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以司空吳明徹為南兖州刺史

九月周主謂羣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說文

怨也朝不謀文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

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

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

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此舉也當以軍法裁之

冬十月周主自將伐齊克晉州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

兵一萬鎮之十一月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執甚盛

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宇文忻許諛曰陛下之聖武乘敵

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執

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

奉耳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

中危急樓堞皆盡徒協反樓堞也所存之城尋仍而已

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

自若慷慨反言竭誠也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

勇烈齊奮晝夜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軍民婦女

晝夜脩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陳煥

又蘇候反水又在河東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依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

步將士乘執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

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十一月戊申周主至平陽勒

諸軍擊齊師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

資器械械胡介反械者器之名數百里間委弃山積辛亥周

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臣幾不見陛下周

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執必舉。周主從之，遂帥諸將追齊師。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者相繼，齊主還鄴。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延宗懼，故使復衣帽而禮之。周主大赦，削除齊政，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衆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謝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唾吐則反，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刑政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凶懼，懼，恐也。左傳：曹人兇懼。莫有闚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

禪位皇太子。○九年正月乙亥朔，立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

年矣。改元承光。尊齊主為太上皇帝。主廢。周師至鄴，城下圍

之。難魚怯反，魏郡，鄴縣之城，系北齊。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

上皇從百騎東走。齊王公以下皆降。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

博士**能安生**、博士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在而問

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

拜，親執其手，引而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乙未

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又為

潛詔尊上皇為无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丙申，齊上皇留胡

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閏規候周師，規，虛廉反，救自

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高阿

那肱密召周師，周師奄至。奄，衣檢反，忽也，遽也。上皇與后妃、幼主等十餘

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凡得州五十，郡

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二萬二千五百。北齊祚終六十八年。

胡曰：甚哉高緯小人之心，殘僻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五

世疆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

姦使之日，不致前愆，用賢修政，与百姓更始，自我敗之，自我存之，

亦可以謝過宗廟，回改天意矣。高緯不然，安平无事，則押昵羣小，

恣為淫樂，竟告急則携挈幸脫，身逃遁而以此天所不容也。其能

免乎假手于周理則巨矣。○二月，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

朝覲，通反，覲，君之總稱。觀，渠遼反，入見也。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饒，設九

饋九介，積子揚反，獨廟之屬。饋，許既反，殺之曰饋。饋必丹反，亦作

饋。饋，介輔受享於廟，三六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贄，肅

饋曰介輔，受享於廟，三六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贄，肅

相威儀者。古者相見之禮，各執物以為贄，男著，皆如古禮。周主與梁主宴

酒酣，周主自彈琵琶。所鼓，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後曰琵琶。因以為名。
梁主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
賜賚甚厚。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周詔山東諸軍各奉
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尔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
之克晉州，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既克
并州，復遣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

伏為信伏不受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取為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方言勉也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歛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四月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奏凱樂凱歌可及反其也城僕之戰飛旆置以入下晉獻俘於太廟封高緯為溫公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檄胡狹反符檄古者以竹簡為書長一尺一寸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巨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凰為王者瑞麒麟集之及仁獸也麋身牛尾一用麒麟形反壯感不可力致麒麟鳳凰得之无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五月周主詔以路寢會儀寢七稔反按路寢制如明堂以饗政路人也人君所居皆曰殿見周禮天官疏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朝眉召反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且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鄴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序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无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月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衣於既反服之也綿

綢絲布圓綾紗絹縞葛布等繡思數反生絲九種餘悉禁之

朝宗之服不拘此制。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建姿

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得免徙於蜀。

周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裁之周主

性節儉常服布袍褰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

陳斬胡郎反步涉山食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

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十年上聞周人滅

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伐之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

艦於城下艦戶點反戰船地版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

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鐵鎖蘇果反沈之清水以遏陳船

歸路明徹退軍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覺

之履子六眾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方兵器輻輳重皆

沒於周初帝謀取彭沛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

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履即涉

楫履即涉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

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

驗於今日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

吳明徹為懷德公明徹憂憤而卒。三月周主初服常冠以

卓紗全幅幅方六反布帛向後僕髮僕車木反仍裁為四脚

論周家紗幘為後世巾幘之始胡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

古也以生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

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云開阡陌而井地法云建郡縣

而封侯法云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發從事鞍馬而轡韉之儀絕

於以胡服而冕蔽不復用尚以孟按而蓋帶不復施大抵視便利

為變日赴於苟簡而聖王所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知

力得之凡所施設是公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變者豈

不可數之甚耶以周家紗幘事論之此後世巾幘之所自始

也。古事實祭喪事戎事冠各有一目紗幘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

用漆為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

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為六角若天子

侍衛之近者則文武其一脚其一脚其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

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未有以自老莊而後為之徒者其服

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為之徒者其服

變革未及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

服服莫重於冠又欲不善其必考古而立制亦可獨冠為然哉

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五月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會

帝不豫留止雲陽宮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
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六月帝疾甚還長安是夕
殂年三十六太子即位費周武帝長子宣帝宣帝始立即送奢欲大
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捫音門也大罵曰死晚矣閱視
高祖宮人逼為淫欲帝以齊煬煬余尚反王憲屬尊望重忌之乃
使下智告憲有異謀召至縊殺之既誅憲而死名乃云與王
興獨孤能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十一年正月周主受朝
於露門始與群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
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冢宰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為大石弼
中山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公楊堅為大後丞周王之
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宗兆
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虞書所稱眚災肆赦眚所景反謂過誤
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
免也謹尋經也未有罪尤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
施非常之惠以肆蕪死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
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攝服攝之步反懼也夫氣也羣下
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
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
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
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沈湎謂酒真醉也或
旬日不出群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與瀨詣朝
堂瀨親親也陳帝八失言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
矣帝大怒將殺之朝廷恐懼竟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數
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况比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
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
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
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
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漸

為帝所已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召劉

防兩反顏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天元暗防不復能言

昉見靜帝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鄭譯柳裘等謀引

堅輔政堅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是日帝殂祕不發喪昉譯

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

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

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

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大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

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頴之事乎堅默然又

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

不得下宜勉之○六月周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志

者簡令入道○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率兵

討之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執挾幼主以作威

福不巨之迹暴於行路吾欲率卿等糾合義勇以主國庇民

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堅發關中兵

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七月并州刺史李穆奉尉

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銀金帶遺堅十

二銀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八月周韋孝寬大破尉

遲博乘勝進追至鄴迥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素習

軍旅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

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万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

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讎諸甘走轉相騰藉耳如

雷霆雷曹回反古作雷雷定唐丁反雷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

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城破

迥窘迫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十一月周郎襄

公韋孝寬卒前王分反漢南之孝寬父在邊境屢抗彊敵所經

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

史躬睦宗族所得俸祿齊房用反不及私室人以此稱之○十

二月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總百揆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隋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是歲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十二年正月周改元大定。二月庾季才應以主反姓也勸隋王宜應天受命太

傅李穆大將軍盧士昂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位居別宮命奉皇帝璽綬音徒絃也禪位于隋周祚終五主隋王受冊璽入

御臨光殿服衮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隋姓楊氏堅小名那羅延周

大象二年封為隋王明年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隋主與蔡建緒有舊隋主將受

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亦雅躊躇也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

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楊彪獻帝時為太尉彪曰彪備位漢二公不能有所損益豈可更贊推新之

政遂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

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大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

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昞兵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從之隋以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威綽之子也少

有令名周晉公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官不拜宣帝就除大將

軍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

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為邳公邳貧悲反國名即魯薛縣以威襲爵

○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

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弛實是也威謂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

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帝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帝不納將自斬之威當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一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常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臣天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帝深然之高熲深避權執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使之去官命熲復位熲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

平。隋主召汾州刺史份扶云反以汾水為名元魏所置係隋韋冲為兼散騎常侍

時發稽胡築長城汾州胡千餘人在塗三叛帝召冲問計對

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禮綏

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

城之役。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而為之舉哀。六月隋詔

郊廟冕服必依禮經其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犧虛且反宗廟之牲也牲師庚反全

也皆尚赤戎服以黃在外常服通用雜色七月隋主始服黃

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

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為異。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

私錢名品甚眾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

好肉謂錢之形制也漢書食貨志云好肉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錢穿也皆有周郭每

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闕不如樣者沒官銷毀

之自是錢弊始一民間便之。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

隋主命高熲鄭譯及上柱國楊素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

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
取其折衷時同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
前世梟輓及鞭法梟曉亮反斷首掛木上自非謀叛以上無
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絞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
五百一年至三年杖刑五百六士至百答刑五百十至五十
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
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
聽以次經郡及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冬十月戊子
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躰於斯已極
梟首輓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為
用殘剥膚躰徹骨侵肌徹殺列反通也酷均鑿切鑿力亮反肉鑿雖云遠古之
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輓及鞭並令去之貴礪帶之書不當徒
罰廣軒冕之隆空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歲亦
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
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
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
願少寬之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
置官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
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隋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
主意合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帝每臨朝后輒與帝方
輦而進輦力展反換車也方輦謂並車而換之至閤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
隨即匡諫候帝退朝同返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要命
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
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帝以后故欲
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帝
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
國劉暉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摧

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隋主如岐州元魏所置

廢之岐州刺史梁彦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

傘以厲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彦光以靜鎮

之奏課連為天下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艱自齊衣冠士

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險世一曰險詖

不正也字好興謠詠自彦光為著帽賜勸徐盈帝聞之免彦

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彦光自請復為相州帝許之豪猾聞

彦光再來皆嗤之反笑也彦光至發摘姦伏謂動發人之私

隱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李

親臨策試褒勸黜怠及李秀才相道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

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復訟者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

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

懿政為三輔之最帝賜以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

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將朝集使

曰房恭懿志存躰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

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為海州

刺史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是歲隋主詔境內之

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從風而靡

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

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

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加制反砥石甲寅上殂

倉猝之際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剡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

悶絕于地乳媪吳氏媪烏結反自後掣其肘反挽也太子乃

得起叔陵馳車還東府赦東城囚以充戰士叔堅討斬之太

子即皇帝位。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

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為尚書令隋主徵周氏孤

弱而亡故二子分蒞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

為之僚佐王韶字元巖俱有骨鯁名鯁古杏反骨鯁四支故

君有忠臣謂之骨鯁

李徹前朝舊將故用之初李雄家世以孝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思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并省帝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吾无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為奢侈非法韶巖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闥切諫二王甚憚之每事詔而後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隋土兼長安城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納言蘇威勸帝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嶺共議明日通直散騎使李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帝愕然謂嶺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亦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无不可矣乃詔高嶺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暹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

○九月設无算大會於太極殿

得音碩也

捨身及乘輿御服

大赦○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礼弥厚是歲納梁主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音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考異曰高宗大建五年四月齊遣軍救歷陽陳書帝紀云齊遣兵十萬援歷陽黃法蕤傳云步騎五萬援歷陽蕭摩訶傳云尉破胡等率眾十萬來援案原文宗之語恐无此数今不取

註附首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一

陳紀

長城公史曰後主

在位七年

壽三十二

諱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大建十四年正月即位

後為隋滅之

至德元年正月初上病劇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構之上乃出叔堅為江州刺史以江總為吏部尚書二月隋遷于新都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每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周末推酒坊推音用喻禁民酤釀官自開置鹽池如水上鹽一木以渡爾取利也鹽井至是皆罷之。秘書監牛弘上表以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雜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雁目聖母為國之本莫此為先宜可使之流落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以微利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隋主從之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資練一匹

資洛代反賜與也練古也

資洛代反賜與也練古也。突厥數為隋寇四月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布帛總名

名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紐於驍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棄所

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幽州總管陰壽帥步騎數萬出盧龍塞

擊高寶真寶真字本齊陳壽為營州刺史齊元正與突厥合兵寇力寶真棄城奔磧北和龍

諸縣悉平續其地在塞北五月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

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

屢敗前上天將軍史萬歲坐事配敦煌敦煌音屯為戍卒詣榮

定軍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將戰榮定遣人謂

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

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

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十一月遣散騎

常侍袁孝聘于隋帝聞隋主狀貌異人使彥晝像而歸帝見

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葬之。隋既班律令蘇威屢欲

更易事條內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今始頒行

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更。河南道行臺楊尚希曰

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无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

千二郡分領其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鹽徒歲減

民少官多十年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

帑選卒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悉罷諸郡為州

○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

罪又收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

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

網簡要踈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隋主以長安倉廩

尚虛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二州汴水出陝

為諸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

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時刺史多

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或或越於上表曰昔漢光武

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无所任職伏見詔

書以上柱国和士子為杞州刺史士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

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士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

之

蒞職非其所解謂下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
幸所損殊大帝善之干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
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謂

公反惟舍果反書曰元首叢脞謂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諮四岳

垂拱無為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

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臣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

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

司至乃日旰忘食旰古按反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

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

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慶優育

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七國之寶也或以近世風俗

每正月十五日燃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

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小反無問

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緇謂緇之黑穢行因此而

生盜賊由斯而起因循弊風曾無先覓無益於化實損於民

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從之。二年春正月隋張賓劉暉等造

甲子元曆成壬辰詔頒新曆。隋主以渭水多沙渭首亭南出隴西首陽

帥水土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潼關在華陰三百

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隋主不喜辭華詔

天下公私文翰並且實錄四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

治罪治書侍御史李諱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

之二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

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

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

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問

里童昏貴遊忽非謂未窺六甲先制五言至於

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孔子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
為清虛以緣情為動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

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
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擯

落私門及并也不加收齒工輕溥之執者選充吏職卒送天朝
蓋由縣令刺史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劾又上言士

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考前
後所奏頒示四方論辭賦之失胡曰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遠

宋妙木創為騷文而論篤君子猶不厚好焉胡烏有元是長揚五
於之流乎則其失而每下者從可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
緝續成文去本愈遠然又况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及及致致巧
不為此則不足以收名路一日得官回視曩昔自矜拘之不
如也所用非所孝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宜小也哉然所

文不孝故雖欲變革而不由其道以本李諤所奏頒示四方亦何所
懲交哉夫理有中正无往不然為文者華則夫之輕浮皆則近於
隋命公私文書皆實錄將有不得於言者矣又豈通論乎是歲

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
十間其牖牖壁帶縣楣欄檻惟晏悲反力指譯名指皆以沉檀

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間居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
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間數里其下積石為

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并詩律反上自居臨春閣張貴
妃居結綺閣蕭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復坊

上下有前又以宮人有文女子者袁大捨等為女孝士僕射江
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瑒

等文士十餘人侍上宴遊後庭无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
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孝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

尤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送進其
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

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
橫不法縱不用文德胡孟賣官鬻爵獄貸賂公行賞罰之命不

出于外大抵有不從者因而譖之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

範必由為文飾，稱揚替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閉市之征，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與造，恒苦不給。沈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閉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前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或作釐曰：象兇象也。然皆不達大弊，督責苛碎，聚斂无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幸朝莫及，從容白上曰：縱對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中，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二年二月，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二石。

已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從之。五月初，詔郡縣置義倉，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山東承北齊之弊，政戶口租調，姦偽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穎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徧下諸州。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蒲坂，河東所耕也。輸長安者，相衢於路。屬之欲切。晝夜不絕者，數月。○梁主殂，謚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位。○初，北地傳鮮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秘書監，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絳受高麗使金。上帝子愛下民，首嗜自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務。

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既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禮居有反里舍也百姓流離殍尸

敵野禮居良反代其賂公行帑藏損耗幣他莽反又音功藏余帛之

斯而盡書奏上大奴心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綽曰我欲赦卿卿能

改過不不齊九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

令官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

不行故綽言及之○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二萬於

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以遏胡寇

○四年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考課○二月

洛陽男子尚德上書請隋主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

承天命撫育倉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効近代帝王傳位

於子自求逸樂者哉○隋主每日臨朝日昃不倦暝札色反

禮部尚書楊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

年願陛下幸大綱責成案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善

之而不能從○祥明元年正月禘祀隋制諸州歲貢貢士三

人○八月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發江陵隋主以梁主

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嚴等

恐弘度襲之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奔隋主聞之發梁國拜

梁主姁柱國賜爵公爵後梁祚終三○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

戊戌還長安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

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幸鞭南指曰待平陳

之日以七寶莊嚴公使白山以東无及公者○初隋主受禪

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繼徒協切軍比日給衣馬禮遣之

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大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

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

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

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嶺對曰江北

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

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發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

耕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

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

非地窖居效反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正復更燒之

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以困於是楊素

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勳勳莫號州刺史密作方等爭獻平

江南之策陳後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勳曰我為民父

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厭舊音命大作戰船

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棟於江

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

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

等音陸各有等差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

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厭一涉反廣

與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閱覽競排詆之詆丁禮

也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北

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

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

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

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

場日蹙福紀良反界也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

鹿復遊於姑蘇矣麋胡悲帝大怒即日斬之。二年帝欲廢

太子繡立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

徵順言稱贊廢事表書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

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帝卒從出議五月廢太子繡為吳

興王立始安王深為太子。十月帝患出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

隋隋人留於客館請還不聽甲子隋出師會晉王廣秦王俊

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後出襄陽素出永安
荊州刺史劉季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
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燕榮
出東海凡總管率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
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潁為晉王
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
無所疑滯十二月隋軍臨江高潁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
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
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
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
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
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
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執懸而力弱聚之則守
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執事在不疑潁忻然曰得君言成敗

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筭略乃耳秦王俊督諸

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暎都督巴峽緣

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他將

軍威所所詩以青龍百餘艘艘蘇刀反兵數千人守狼尾灘

地執險峭峭上笑反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

日下船彼見我虛實難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

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枚音照若馬之銜勒

官有銜枚狀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所

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遲反

言事畢然後天明擊之所敗走悉俘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

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艦蘇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

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

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

江間謀驟至僕射袁憲等殷勤奏請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

以爲防備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都官尚書曰：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非作太尉公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臣光曰：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隙，以謀力取國，然率羸弊之當，疆齊乘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爲良主，孝宣乘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不能保其社稷，況後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皆井不亦宜乎。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考異曰：長城公至德元年二月，以毛喜爲永嘉內史司馬。由傳云：右僕射沈君理卒，朝議以毛喜代之。按君理卒在大建五年，非後主時。又毛喜傳：六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按高宗殂，過墓乃葬，而云未及踰年，恐誤也。二年，帝使女學士與狎客賦詩，云：相贈答平陳記。云：張貴妃等八人夾坐，江摠等十人預宴。先令八婦人襪采戲，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稽緩則罰酒。今從東書南史。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詳節卷之六十二

隋紀

高祖文皇帝上 在位二十四年 壽六十四

諱堅姓楊氏洪農華陰人漢太尉張十四代孫父忠事周文屢立戰功累官至太傅隋國公堅襲封隋公宣帝崩靜帝立堅以元舅輔政靜帝年幼軍國大權盡歸於堅位相國大冢宰進爵隋王尋受周禪建元開皇時陳太建十三年也至九年滅陳遂為正統

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冢宰昏塞八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正弼弼皆其後姓弼名中人也首反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廣陵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无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旌幟幟音昌營幕被野陳人以

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皆皆音皆故弼之濟江陳人不意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在丹徒黃胡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啟告變下詔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大羊陵縱侵竊郊畿蜂五里有毒宜時掃定反毒丑力反毒丑力反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檉殺中領軍魯

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惠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檉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檉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加負其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恪苦反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酤音呼反所俘獲六千餘人

所至風靡所獲也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救書分道宣諭於是進攻姑熟辛日拔之執檉及其家口檉文奏敗還江南父老



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於是賀若弼自北道
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戎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
衝而入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弼馬韓擒虎合軍步騎
二力屯于新林蘄州總管漸渠之反後王世積以舟師出九
江破陳將紀瑱於與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
狀帝大悅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
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
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快快不翻也素不伏首迫此事幾
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任忠帥數騎迎降
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君
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袁憲在殿中
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
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无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違
遠自投于井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
之驚其太重及出乃去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
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晉王廣遣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
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拜謝衆曰我身不能
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歎歎遂就擒諸明衛皆走弼夜
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視之寶惶懼流汗
股慄向弼拜弼謂之曰入朝不失作歸命侯无勞恐懼晉王
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請使沈客卿重賦厚子斂
以悅其上与太市令楊慧助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既慧
景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嶺与元帥府記室
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无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上
遣使以陳王告許善心善心哀服號呼哭於西階之下詔
賜衣一襲襲以入反叛國事云一併杜預云衣單復具云所也善
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北面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
因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善君即我之

誠臣也。救以本官直門下省。二月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詳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室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於是制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色宮宮室並平。游耕墾更於石頭城置將州。晉王質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四月諸軍凱入。服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鄭。班賜各有差。凡用二百餘萬段。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大府卿。尺賣田宅。大匠鄉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

王氣旺行。賦事者土。盡於此矣。吾與爾當死長安。及陳平上

召鼎為上儀。同三司。乃下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

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洗心革面。家家自脩。人

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

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容。皆宜停罷。此路既夷。

羣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享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

下。咸悉此意。至晉武帝中。天下始合而為一。自魏蜀吳天下三分。

天下分而為兩。至隋文帝平陳。然後始合而為一。西晉之平吳。隋之

平陳。而天下真事同。此二者能令天下之勢合而為一。不可

不謂。陳之先主也。然晉與隋之傳。皆二世而亡。何哉。况天子曰。惟

聖時。能內外先。至平吳。平陳之後。天下合而為一。當是時也。內

外无患。則歸後之心。生既无聖人之德。以濟之。則歸後之心。生安

得而不。賀若弼。模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

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戴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疋。時人禁之。其後笑。厥來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

漢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乃臣領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魏中短高，魏中矯於上，怒皆黜之。魏禮逾密，因謂頽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魏中益明。初，頽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帝呼為獨孤而不名。朝野皆請封禪。魏中禪山七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禮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下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封禪，宜即絕。帝踐祚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文等，魏中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上声。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龜茲祇波悉曇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常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謂之應声。作書宣示朝廷，与邵公世子蘇夔、魏中議，累奏定律。時人以音律父无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悅文士，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伯儒反不達譯等常欲沮壞其事。乃其議非十一律旋相為宮，及七調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符成，擇其善者而從之。魏中文思樂成善惡，魏中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魏中和樂甚与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有樂工万生常妙達鐘律，譯等為黃鍾調，以奏之。帝召問生，生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生常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生從之。生常造諸樂器，其声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声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書声者多排毀之。蘇夔猶忌生常，夔交威方用事，凡善樂者皆附之。而短生常，生常樂竟為威所抑，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款曰：此華夏正声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實祭用之。仍詔太常置清

商署以掌之時天下既一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
舊音多在江左則克荆州得梁樂今平將州又得陳樂史傳
相承以為合古皇朝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
用雜有逆裔之聲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十二月詔弘與許善
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論何妥使古樂不廢胡曰
十一月文而亂諸十干所以變而不窮也謝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
為臣用為民備為事刊為物今律呂十有八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
無民無事無物其為君也不亦亢乎向安使人也逢迎周宣立五
后者隋之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受能探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
尊隆君道寓意不其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不廢後世
考焉其生豈不其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不廢後世
之效乃常與成生常聞之曰云國之音也臨而哀天下將及矣不
及太常樂成生常聞之曰云國之音也臨而哀天下將及矣不
一十一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向安郭澤牛弘
之徒而專委五音制律雖不能林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及不至泯
絕於隋之世矣夫五音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正也如知樂
之道則其將死當以書授之好樂者使傳于後而以不遇遂焚其
書無復傳焉良由然和樂之好樂者使傳于後而以不遇遂焚其
之故曰不知其之道也以駕部侍郎辛小書我為岷州刺史
岷州俗畏疫疫皆避之一人病疫闔家避之岷州俗畏疫疫皆避之
岷州俗畏疫疫皆避之

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
病者痊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
者吾死久矣比日漸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
戚固留養之如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
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使遣咸尺方還聽事受領新
訟事皆立決若有未尺必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
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无德不能使民
无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感自歎服後
有訟者鄉間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
兩諫而止。十年四月成安文子李德林持其才望論議如
勝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奴德林數与蘇
威異議高頻常助威奏德林恨戾上多從威議震康則等奉
使關東巡首邊比日奏稱御正專理詞訟黨与受借公行貨賄
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

爾復即傳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敗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
陛下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
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詔云尔故以我為王莽邪因命出為湖
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上不
許遷遷湖州刺史而卒。上性猜忌不悅李旻任智以獲大位
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伯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
以重罪又惠令史贓汗贓汗即贓私使人以錢帛遺之遺反
贓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嘗於殿
庭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
怒羣臣之不諫者。五月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
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環堵地罕包桑朕甚憇之凡是軍人
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与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
東河南及北方緣边之地新置軍府。六月制民年五十免
役收庸注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如族陵駕寒門平陳之
後牧民者不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无長幼悉誦之士
民嗟怨民間復訛言訛五禾反謬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
於是婺州汪文進文進二過反隋所置以當越州高智惠蘇州沈
玄博玄博皆皆率兵反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蔣山李綬饒州
吳世華温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宝英交州李春等
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儂
誦五教邪儂反我吳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以詩之江南大
定素乃班師素用兵多權略馭眾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
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刑言笑自若
及其對陳先令二三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者
无問老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
有必死之心由是戰无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无不從
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譖却
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十一年二月平鄉

今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訟而去獄中草滿庭
可張羅遷臨頰令高頰為曠清明善政為天下第下召見
勞勉之顧謂侍臣曰若不殊將奈何以為勸優詔擢為莒州刺
史。十二年二月國子博士何文與孫威爭議事積不相
能遂奏威去禮部尚書盧愷愷可吏部侍郎薛道衡等共為
朋黨上命案之事頗有狀七月威坐免盧愷除名知名之士
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至已來選元清濁及愷攝吏部去
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
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通籍素昔反通威好立條章
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无五品之家其不
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无相瞻民部侍郎郎
茂以為迂煩不忌皆奏罷之。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踏駁駁
此般應罪同論異八月制諸州死罪不得節法悉移大理案
覆事天然後上省奏裁。十二月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左

僕射與高頰專總朝政素性疎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頰推

高頰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

轍轍轍反也其才執風調優於頰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

有宰相識度不如頰遠矣。有司上言府藏皆滿无所容攝

頰頰積於廊廡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

何得尔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

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无藏府

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二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

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

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十

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素奏前來

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記室封德彝為土木監於是

夷山堙谷堙於真也以立宮殿崇臺累榭死轉相屠役使嚴惡丁

夫多死疲頓顛仆者仆方傷反頓推填院少覆復以上石因而築

爲平地死者以萬數。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
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
而諸儒異議。又之不決。乃罷之。牛弘使協律郎祖孝孫等
參定雅樂。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
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二百六
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者明
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聽。
作旋宮。但用黃鍾一宮。於是弘等復爲奏。附順上意。其前代
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
廟樂。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五箱。不其餘聲。皆不復通。
十四年二月。樂成。四月。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傳日久。
棄其舊體。競造繁聲。且加林鐘。務存其本。乃室常樂。太常所
奏樂。泠然。泣曰。胡樂聲淫。乃而哀天下。不久將及。時四侮
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室常貧而天子又
之。竟斃。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先是。武安府
寺及諸州。皆置公廩。錢。反。公。舍。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本。慈
以爲官司。出卒。與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
營農。上從之。六月。詔自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
爭利。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
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八
月上。帥民就食於洛陽。赦并侯。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
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尉勉而去。至艱險之
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十月。詔以齊樂。陳宗祀廢絕。
命高住。英。蕭。琮。陳。叔。宝。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
宝從帝登邳山。邳莫即反。又武。方。版。在。河。南。洛。陽。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太平无以報。願上東封書。昇表請封碑。帝優詔
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
功。何如。思安時事。賀若弼。度京口。俄入宮。啓告。惡。叔宝飲酒。

遂不之省其煩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
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曰欲求名不知違
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齊州刺史盧粲最民飢閉民糴糶也
也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粲對詔失言又有此言帝大怒
遂不用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往行輕險誠不可
棄帝曰微劉昉昉鄭謨謨盧賁賁柳裘裘皇太子粲等則我不至此
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大漸此輩行詐願命於我我
將為政又欲以之任之則不遂買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棄
之眾人見此謂我信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發卒於家上好
機祥小數機祥小數齊居齊居亦亦負外散騎侍郎正勅勅石前後上表三
上受命符瑞其眾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圖書經緯經緯其書其書命
摺撰佛經摺撰佛經詔詔居居又又回易文字曲加誣飾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
十卷奏之上上宣示天下勅集諸州朝集使盟手焚香焚香曰
說文海字也從
日水臨也閉目而讀之曲折其声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備

而後罷上益喜前復嘗賜優洽。上 月收天下兵器

敢私造者坐之閔中緣邊不在其例。三月仁壽宮成上幸
之時天暑夜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
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
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
至必有恩詔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
婦老无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方錦綉三千段
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意意引之与論宰相職務
終日忘倦因玩其牀曰封郎必必據吾此座素薦於帝帝擢
為內史又。四月相州刺史巨唐通直文布命焚之於
朝堂。七月納言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
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請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
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十
月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慈在吏部

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宜須多防備
則近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荊州時
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宗為之當
世以為榮十一月敕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仍籍沒其家。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汴州刺史令狐昺來朝考績為天下之
最賜帛二百匹頒告天下。十六年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
進。八月詔史死罪者直二奏然後行刑。

考異曰文帝開皇九年正月陳呂忠肅屯岐亭隋考亦呂仲肅南
史亦曰肅令從陳書。十五年二月帝怒楊素為離宮壯麗封德
彝言皇后至必有恩詔隋書北史皆曰宮成上令高煥前視奏稱
頗傷鮮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王法
有離宮別館令天下太平一宮何足損費后以理諭上上乃解令
從唐書。

